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九

宋 李幼武 纂集

張九成 崇國文忠公

字子韶其先涿郡范陽人後徙開封紹興三年狀元及第授宣教郎鎮東軍簽除常博五年改著佐六年除著作郎除直徽猷浙東憲固辭言丐休致八年除宗少除權禮侍尋兼侍講權刑侍除祕撰

提舉太平觀奉祠既久毀之亦甚謫守邵州丁謫
居南安軍二十六年復祕撰知温州以疾辭己卯
夏卒年六十八復敷文待制寶慶乙酉贈太師封

謚

公夙學天成八歲嘿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
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斂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
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言為法諸老
驚歎曰眞奇童子也十歲善文時儕稱雄十四游郡

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以視則斂膝危坐對寘大編服膺勿懈若與神為伍乃更相警服而師尊之

公射策集英殿略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以剛大為心毋遽以驚憂自沮又曰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陛下何如耳又曰今日待敵之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强篡奪之禍起矣又

曰前世中興之主以剛德爲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奸皆其本也又曰陛下之心臣得知之方當春陽盡敷行宫别殿花氣紛紛切想陛下念兩宫之在北邊塵沙漠漠不得共此融和也其何安乎盛夏之際風𩗗水院凉意凄清切想陛下念兩宫之在北邊蠻𤻊擁蔽不得共此踈暢也亦何安乎澄江瀉練夜桂飄香陛下享此樂時必曰西風凄動兩宫得無憂乎狐裘温煖獸炭春紅陛下享此樂時必曰朔雪袤丈兩宫

得無寒乎至於陳水陸飽珍奇必投筯而起曰鴈粉腥羊兩宮所不便也食其能下咽乎居廣厦處深宮必撫几而歎曰穹廬甌脫兩宮必難處也居其能安席乎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雖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以金人之故使陛下冬不得溫夏不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問寢之私何時可遂乎在原之急何時可救乎日往月來何時可歸乎每歲時遇物想惟聖心雷厲天淚雨流撫劒長吁思

欲清蠻帳以還二聖之車此臣心之所以知陛下者如此又曰捜攬小乘驅馳駿馬道路之言有若上誣聖德者深察其源蓋亦有自彼閹人私求禽馬動以陛下為名且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前後有時者易踈前後者難間聖情荏苒不知其非不若使之安掃除之役候門戸之司凡交結往來者有禁干與政事者必誅陛下日御便殿親近

儒者講詩書之旨趣論古今之成敗將見閹閽寺之言乃狐狸夜號而鵂鶹晝舞也上感其言擢寘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置首選誰謂不然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失回屈不能為也

策言偽豫比之狐狸鵂鶹或傳以示豫豫不勝忿牓之康莊手劒以屬刺客衆為寒心公曰欺天罔人惡積

禍稔殆自斃矣後因陛對上語之曰逆豫牓卿廷策謀以致害非卿有守豈能獨立不懼故制詞有逆賊聞風而悚懼之語

公歸海昌簦笈雲集公遜辭不獲乃語言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太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即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即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其可弗正夢寐乃居處之驗其可弗思諸君亦深求而自

得之以無愧所學

有詔經筵官分講讀經史公講春秋一日論日食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不芟夷藴崇之絶其本根將奔騰四達上觸乎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災及五穀怪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起可不應時撲滅乎上聳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為卿戒之

公進講畢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耳孟子遽謂是心

足以王朕竊疑之公曰陛下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倪推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荄鱗介舉天下萬物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

上問顓頊尊上帝如何公曰陛下之心即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之初是迺所以尊之也他日上語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

九成為禮侍嘗從容於上曰敵情多詐議者不究異日

之害而欲姑息以求安不可不察會秦檜聞九成在
經筵講書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九成入見面奏曰
外議以臣為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其故九成
曰臣每造鼎見其議論無滯不覺坐久則人言臣為
鼎黨無足怪也既而再章求去上命以次對出守檜
必欲廢置之奏除祕撰奉祠江州太平觀免謝辭
九成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可與宮觀此人最是結交
趙鼎之深者自古朋黨惟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

畏既而詹大方言頃者鼓唱浮言九成實為之首徑山僧宗杲和之今已遠竄為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宫觀投之遠方以為傾邪者之戒落職編置南安軍公與徑山主僧宗杲為莫逆交時緇流之赴宗杲者二千餘衆徑山雖巨刹至無所容宗杲更敞千僧閣以居之而公往來其間檜恐其議已於是言者論公與宗杲謗訕朝政

上在經筵嘗問髙閌曰向來張九成嘗問朕左傳載一

事或千餘言春秋只一句書之何也朕答之云聖言有造化所以寓無窮之意閎曰說春秋者雖多終不能發明正如窺造化也上曰九成所問極是閎曰陛下所答亦極是上因問九成安否翌日謂秦檜曰張九成今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唱異惑衆爲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肯爲陛下用上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禄

公謫居南安前步帥解潛亦謫居焉病劇公往省之謂

曰太尉平日所懐亦有不足者否潛泣曰一生惟仗忠義誓與敵死以雪國耻而不肯議和遂為秦檜所斥此心惟天知之公曰無愧此心足矣何必天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即逝公壯之因歎曰武人一念正氣猶待人之決况吾儕讀聖賢書平日安可不正此心乎

公在南安或問公曰近日士大夫氣殊不振曽無一言及天下事者豈皆無人材耶公曰大抵人材在上之

人作成若摧抑之則此氣亦索有道之士不任其事安肯以自取辱哉秦公方斥異巳大起告訐此其志欲殺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子姑俟之

公謫居十四年談經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磚足蹟依然公題于柱曰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横浦居士

晏敦復

字景初元獻公曾孫登大觀三年第宣和末除吏

部外郎檢正吏侍歷禮工部權吏書紹興十五年

甍

時伊川道學為天下宗師公不遠千里而見焉先生一

見奇之由是學問日益純正士類推重

上方銳意恢復為内修外攘之計公進治本之說曰朝

廷者天下之本也自古未有朝廷治而天下不治者

亦未有朝廷不治而天下治者故曰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此不易之序也

上命宰執諭旨令條其防秋利害乃上疏曰臣竊以淮甸實今日朝廷之藩籬也經營固不可後分屯諸將措畫營田未為失計惟進退之計不可不審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今日所當務者云云臣又聞自古用兵必由內重而外輕然後根本固而理勢順今諸將在外朝廷猶當增飭守衛都督府亦當於江

上固守為諸軍聲援明州等處海道舟船亦宜嚴為防備無使妄動使虜為盜來不可犯去無所得斯足矣其他不可輕議也

時用兵不常公慮朝廷輕舉因言於上謂天下之事所宜謹重而不可忽者莫大於兵蓋兵凶器戰危事一舉而勝猶懼後悔舉而不勝後將若何且以越王勾踐事吳未嘗一日忘之也然必謀之二十二年國之父兄請報者再而後勾踐許焉勾踐欲謀者四而後

范蠡許焉在我者惟人事修而天時至矣又必在彼者天人之際皆有滅亡之兆乃始蹶而趨之以務及時彼其所以卒能滅吴而雪㑹稽之恥者誠以必勝之策出於萬全故也今國家恢復之計誠不可後舉兵北嚮必欲有成則不可不謹重而後發也

秦檜為相制下朝士皆相慶公退而有憂色或謂公曰檜之作相天下之福公獨不悅何耶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矼聞之皆以公言為過其後乃服

胡銓之貶昭州也臨安遣人械送范如圭方疇同見公
為銓求援公曰頃嘗言檜之姦諸公皆不以為然今
方專國便敢如此趙元鎮雖無狀不至是也此人得
君何所不為公即往見知府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
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亦不如是澄愧謝
曰即追回矣
公素剛嚴為世所憚及居天官秉心益公執法甚固請
謁不行親故有以書至視其封題有弁及同字者即

却之不納惟務抑僥競清流品甄序人物區别賢否一時銓總號為平允中興以來凡曰選格法多公所裁定士無淹滯之歎上甞歎曰晏敦復凝重剛方當公介然衡總有序擿發清明事無姦滯山濤毛玠無以過之

金人遣使至境求和而要我以難行之禮上厭兵革且謂南北軍兵久困征役姑欲屈已就和以紓目前之患乃降御札令在廷侍從臺諫之臣詳思所宜條奏

公奏言臣竊以自古外國為中國患世皆有之未有若今日之甚者自古外國與中國通和亦世皆有之未有非中國強盛力足以制之而自肯與中國和好者也然所謂屈已者當思有益於事則小屈可為也倘於大事非徒無益又且因而別致禍患則可不深思熟慮之乎一事既屈則又以他事來屈我矣小事既屈則必有大事來屈我矣臣又竊料專以和議為是者必謂和議既成則兵可不用而得休息是大不然臣

竊謂和議與用兵二者不可偏廢若和議既成之後金之命令有必不可從者不免違異而金以逆命來則兵可不用乎時宰相方以和議為已功力贊屈已之說以謂此事當斷自宸衷不必謀之在廷上將從其請而外論羣起計雖定而未敢必行羣臣有附宰相而求進乃說宰相公為天下大計而羣議横起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之則公之事遂矣宰相納其說遂擢言者居中司又引其黨與使居横榻公私

切憤歎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天子為姦臣所誤
臣子豈可坐視自同衆人而不為盡言之乎乃上䟽
言仰惟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宫之未還念兩宫之未
復不但屈己與金議和夙夜焦勞誠心懇切孜孜汲
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爾幸而日
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事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
朝夕進對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為回卒不致屈此宗
社之福也彼時廷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

以為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恥核情定罪大不容誅乃由寮官超擢御史大夫御史府朝廷綱紀之地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此議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嗤鄙之矣今廷臣又以此而躋横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心腹唯阿相附變亂是非豈不紊國家之紀綱蔽陛下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由寺丞而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覬望

而將奸人也考其平昔奚所不為陛下奈何遽與此輩斷國論乎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曰小人成羣斯可慍矣今如淵廷臣將輩漸以成羣豈國家之福哉伏望睿斷幡然而改特加斥逐庶幾杜羣枉之門

公為吏書即罷知衢州方議和之初公力詆屈已之非檜患其不附已使腹心人訹之曰公若曲從兩地旦夕可至公曰吾終不以身計而誤國家況吾薑桂之

性到老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

公凡論奏上未嘗不嘉納嘗面諭曰卿鯁峭敢言無所

回避可謂無忝爾祖矣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九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十

宋 李幼武 纂集

劉錡 武穆公

字信叔秦州成紀人大觀間以父仲武功補三班借職政和六年差充秦鳳經司機宜宣和二年改熙河徽宗即位授閤門祇候尋差潼川廉訪使者靖康初授閤舍九月知洮州兼洮東安撫建炎二

年知西寧州兼沿邊安撫隴右都護張浚奏其功陞右武大夫熙河都監餘仍舊四年宣司授開州團練使涇原經略安撫兼知渭州紹興初降知岐州統制文政州兵馬二年統制成都亐兵三年差成都兵鈐兼節制文龍州尋復開州團練使充宣司統制官綿威茂州石泉軍沿邊安撫司叅議四年召對除帶御器械尋差江東總管駐建康六年差權提舉宿衛親兵尋充浙西淮東沿海制置使

復主管馬軍司扈從幸金陵七年差兼督府咨議
軍事八月充淮西制副使守廬州兼淮西安撫八
年充密院都統制駐京口九年除果州團練使神
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十年除濟
州防禦使仍舊職充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順
昌戰功拜鼎州觀察使尋除樞密院都承旨授武
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都虞候沿淮制置使淮北
宣撫判官秦檜惡之罷知荆南湖北帥二十五年

知潭州兼帥使二十七年除太尉知荆州三十一年召易鎮威武軍除鎮江都統制京東河東招討使疾甚召除萬壽觀使遣使宣醫知不可起許致仕是月薨于都亭驛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

紹興十年公赴東京副留守任又以兵戍陳汴隨軍家口留順昌公乃帶王彦所刺八字軍以行絶江淮至潁上與屬官杜亨道王義賓及將佐捨舟陸行抵順昌府守臣陳規得報敵騎已入東京規以示公時公

所部選鋒遊奕兩軍及老幼輜重相去尚遠公遣騎趣之是夕纔抵岸公見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守規曰有米數萬斛公曰可矣規亦力留公共守公又見劉豫時所蓄毒藥猶在足以害敵召諸將議曰吾軍遠來未及息肩敵已壓境今當如何有欲便舟順流而下者有欲守者公曰某本赴官留司今東京既陷幸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國家衆議始定即鑿舟沉之示無去意

通判汪若海泌檄至行在公以奏附若海行即與屬官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為賊有悉焚之分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候及募土人作鄉道間探於是軍人皆奮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功公親於城上督衆設戰具修壁壘凡六日粗畢而賊之遊騎已渡河至城外公豫設伏擒其千戶阿哈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沙渦下寨距城三

十里公夜遣千餘兵擊之殺敵頗衆既而葛王褎及龍虎大王軍併至城下凡三萬餘人公以神臂弓及强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奪其器甲及生獲女直漢兒皆謂賊遣銀牌使馳詣東京告急于烏珠矣時公見陳蔡以西皆望風投拜又有王山者舊為烏珠所用嘗知順昌至是復來城下烏珠欲再令守順昌公慮有苟全性命者賣已於外故順昌官吏軍民皆不許登城用已所部兵守之時

虜衆圍城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公遣驍將閻充以鋭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刼其寨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辮髮者殲之甚衆既而報烏珠親統兵至先是烏珠在龍德宫得告急之報即索靴上馬麾其衆出京頃刻而集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自東京往復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公聞烏珠至近境乃登城會諸將於東門問策將安出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師而歸公曰朝廷

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之用而已挫賊鋒軍聲稍振雖多寡不侔然有進無退萬賊營近在三十里而四太子又來援吾軍一動彼敵追及老小先亂必至狼狽不惟前功俱廢致金遂侵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為悮國之罪不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可也衆以為然皆欲效命公呼帳下曹成等二人諭之曰吾遣爾作間事捷有厚賞第如我言虜必不殺汝今遣騎綽路置汝隊中汝遇敵必墜馬使為

所得敵長問我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色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爾已而遣探騎果遇敵二人被執烏珠問之對如其言烏珠喜遂下令不用負鵝車砲具行翌日公行城上見二人遠來心知其歸即縋上金械二人以文書一卷繫于械公取焚之烏珠至城外責諸將用兵之失衆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可見烏珠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趯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諸軍所

得玉帛子女聽其自留男子長成者皆殺且折箭為誓以激其衆平明金併兵攻城凡十餘萬而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公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千賊先攻東門公出兵應之賊敗退烏珠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三人為五貫以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女真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敵諸軍各居

一部衆欲擊韓將軍公曰擊韓雖退烏珠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烏珠烏珠一動則餘軍無能為矣時叛將孔彦舟酈瓊趙榮輩騎列于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原是左護軍本無鬬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極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間彼力疲而氣索公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樽韓直皆被數矢

戰不肯已公遣屬扶歸士殊死鬭入敵陣中斫以刀斧至有奮手捽之與俱墜于濠者敵大敗殺其衆五千横屍滿野烏珠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為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公遣兵刼之上下皆不寧處

烏珠之未敗也秦檜奏俾公擇利班師公得詔不動至是烏珠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至泰和縣臥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韓常而下皆鞭之於是復以

葛王褒守歸德府自擁其衆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時淮西宣撫使張俊遣行營都統制王德將所部統勝軍援公俊既不樂公而德復撥隸劉光世軍遷延未行建康留守葉夢得諭德曰朝廷須賞格能立竒功者使相節度皆即軍中書告舊未聞也且劉錡名素出爾下今自奮報國爾能救錡則可謂竒功矣德復慮公怒之夢得曰吾已上章以百口保爾矣德遂行未至順昌賊遁去

順昌録曰錡方被圍時遣价求援于朝得報已差行營左護軍統制王德躬率前軍來援十二日金軍既退之後德方移文來問賊勢動息二十二日卯時以數十騎列城下錡邀入具飯已憩於子城樓上申時出門遣人致意曰不果奉别令且復回又數日傳聞申樞密院某已解順昌圍矣方賊在城下得遞到御筆劉錡擇利班師錡以方應敵未敢輕動賊退後十日又被旨先發老小還駐鎮江遂津發老小輜重并被

傷之士船載而行以統制官杜杞焦文通兩軍防護

東下又聞徳中宣撫司云某以全軍裹送劉太尉老

小出潁河矣

先上賜公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佐之有功者公

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至是始具功狀以

聞凡統兵官之立功者皆以上所賜椀帶予之其有

過者則杖責之斥為士伍金之始至也統領田守忠

正將李忠恃勇深入皆手殺數十人而後死公加厚

優恤遂以犒軍銀帛十四萬疋兩均給將士軍無私

焉於是公方欲進兵乘金虛而檜召公還洪皓時在

燕山密奏順昌之役金震懼喪魄燕之珍寶悉取而

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可惜也

上謂宰執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劉錡以孤軍首挫賊

鋒烏珠遁去其功卓然自觀察使便除節鉞即自降

制上賜手札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

烏珠自順昌敗後遂保汴京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

簽兩河軍與番部共十餘萬以謀再舉至是果入冦陷壽春府犯廬州守臣陳規病朝廷命公自太平州渡江援淮西公兩至廬州廵其城曰不足守也乃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虜衝自金人渡淮淮南之人惟視公兵以為安危公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敵據廬州不敢舉兵逼江者懼公乘其後也江南由是少安

烏珠陷廬州次侵和州公移屯濡須塢至尖山清流下

闕兩與賊遇俱捷至拓皐其地坦平敵自以為騎兵之利也隔河相距會夜大雨公遣人會合張俊及沂中之軍時俊為宣撫使詔沂中副之自臨安晝夜疾馳六日至歴陽翌日諸將各以軍來而俊未至公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水擊賊田師中欲俟俊至王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公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之兀朮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與師中揮兵先薄其右隅賊陣動乃以拐子馬兩翼

而進沂中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公與諸軍合擊之敵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屯于紫金山詔先世世忠沂中錡諸將以捷書繼至軍聲大振蓋自兵興以來未有今日之盛建康留守葉夢得亦奏自用兵以來未有此舉詔奬之

拓皐役之明日俊至諸軍皆會俊之姪子蓋措揮諸軍公呼子蓋語之曰爾安得擅揮吾軍如此號令將安出他日當以軍法從事俊聞之不悅自是與公有隙

初諸軍之捷議當並以奇功奏俊獨抑公功數日內侍至勞賜諸軍公獨不與又數日諸軍復廬州班師忽濠州王進告急俊以諸軍往解圍至黄連阜距州十里頓兵不進濠州失守公謂俊曰我軍乏食不如退軍就糧俊不從意金兵且退欲以收復濠州為功公曰賊得一州而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又不從俾沂中將神勇步騎六萬人直趨濠州遇伏而敗時大雨水潦公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

已趨宣化公軍方食俊遽至曰金有兵來奈何公語俊無恐某自以步兵禦敵願宣撫觀之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探者之妄也乃俊所遣戚方殿後之軍爾公與俊益不相下一夕俊軍士縱火劫公軍擒得十六人梟首槊上餘皆逸公往見俊俊怒曰俊為宣撫爾為判官何得斬俊軍人公曰不知宣撫軍人但斬劫寨賊爾俊曰有卒歸來言未嘗劫寨呼二人出對公正色曰某為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

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及班師之日俊沂中皆先渡江公駐和州不渡以聞而聽命焉得詔許乃渡俊沂中益憾之是役也三軍進退皆主於俊而沂中俊之腹心也軍旅之事二人謀之公不與聞俊沂中既還朝言淮西事時秦檜為相主其說罷公

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材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

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此最為可取

上以公知荆南府充湖北路安撫使罷其兵張俊深忌公與岳飛每言飛赴援遲而公戰不力也飛請畱公掌兵不許時有處士孫元濟聞除公荆南竊與人云譬之奕碁此著最高也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為諸將所服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此廟筭也非吾君大聖其孰

能與此

公自順昌之勝金人畏之下令有敢言其姓名者罪不

赦

上亦知其能遂以公為浙淮浙西制置使尋命進屯揚

州

公引兵屯揚州將渡江以軍禮久不講乃建大將旗鼓

以行軍容整肅江浙人所未見也鎮江城中香烟如

雲霧觀者塡擁

公發揚州時公病上遣中使將醫往視公曰錡本無疾但邊事如此至今猶未決用兵候敵人侵犯然後使錡當之既失制敵之機何以善後此錡所以病也中使以奏公遂行日發一軍時病已不能食惟啜粥而已

先是金萬戶高景山以兵數萬犯揚州公提大軍禦之於清河冦以氈裹舟載糧挽而上公募善沒者鑿舟沈之敵大驚公俄病嘔血殆不能支猶乘肩輿臨敵

指揮俄而敵犯楊子橋欲以邀公公以兵保瓜洲賊騎逼江公遣麾下設伏於皂角林與賊報戰誘賊入張弩俄發賊大敗斬景山俘數百人奏至上曰劉錡在淮東屢捷可謂與國宣力遂遣使以金五百銀七萬兩徧勞有功將士上又曰使人人如此立功將來凱旋王爵亦所不吝

公在瓜洲數日無日不戰公恐人心不固乃遣人自鎮江取妻子以安人心至是有詔令公專防江上會公

病已劇遂肩輿渡江劉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渡

方亮之南也枚數本朝諸大將問其下孰敢當之者皆

隨姓名而答如響至公則莫有應者乃曰朕自當之

順昌之役亮時年十八以萬戸從軍公之勝兀朮之

敗亮所親見故其出師也欲自當公而卒不果

有金使舘都亭驛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訶之曰酒

中安得有劉四廂何不飲有使金者見其廐卒怒詈

馬之不食草者亦云葢其威名素著於南北云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録監生臣張鴻仁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十一

宋 李幼武 纂集

李顯忠 忠襄公

字君錫綏德青澗人初名世輔高宗改賜今名其先唐諸公子也自唐以來世為蘇尾九族都巡檢使祖孫相繼長雄其鄉建炎二年以功補初階稍遷鄜延路兵馬都監充第六將知同州密為恢復

計志不就遂奔西夏紿與九年自夏國歸朝授護
國軍承宣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十年為三京
招撫使司前軍都統制兼樞密院都統制十二年
除保信軍節度使浙東馬步軍副都總管尋降平
海軍承宣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台州住二十三年
復寧國軍節度使殿前司右軍統制次年改選鋒
軍統制二十九年除都統制兗淯盟充御前先鋒
都統制尋除御前諸軍都統制三十二年授淮西

制置使京畿河西淮北壽亳州招討使授太尉主管侍衛馬軍司孝宗登位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隆興初兼淮西招撫使自靈壁還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又移撫州歲餘移信州乾道初名還復容州防禦使尋復隨州觀察使浙東馬步軍副都總管丐祠改提舉台州崇道觀再名除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六年除侍衛馬軍司七年復太尉九年丐祠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宫淳熙四年台除提舉萬壽觀奉朝請五年七月朔薨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隴西郡開國公嘉定二年賜謚

公之在母也數日不能娩有僧過門聞之請觀之曰所生乃男子當以刀劒七弓矢鎧甲各一寘母左右夜未半雞鳴犬吠乃生也果然公生立於蓐火光爍然一族異之

公生而卓異長七尺風神堂堂自幼倜儻有遠畧忠壯

秩當任子公慨然曰男兒當自立功名於戰陣取富
貴何藉門蔭耶
公知同州與王世忠號鐵旛竿者令頊遇等潛謀通屬
將距渭水共為恢復之計乃遣使臣白彥忠黄士成
崔佺以書抵宣撫吳玠冀出兵外應時薩里罕挾貴
驕恣過郡邑則擇良家或官吏妻女侍飲不從則陰
賊之公常扼腕一日名公計事公疑不利於已稱疾
不往薩里罕怒領兵數百人并其首領桀黠者百餘

人欲以掩公至則踞坐聽事公使人扶掖見之㕵里罕作色誚公公謝以墜馬傷足請犒從者公密戒左右多與之酒使盡醉殺之别館又殺其親兵數百人出伏甲於幕下擒㕵里罕縛馬上將以南歸為質謀迎北狩之輅公有恩於州人州人甚愛之見公舉事咸讙呼鼓舞以手加額曰復見趙官家有日矣撒逼出門會有人告變捕公者兵刃四合公與親隨崔阜据跋忠等近百人決圍而出且戰且前由漢村經臨

高原撲地河伍交原凡闞隘兵悉控扼公每揮戈大呼馳之莫不驚潰公衆憩原上望追騎益多公擁薩里罕謂追者曰追我急即急殺之矣故金騎尾而不逼有勸公殺以絕望者公曰彼衆我寡殺之肯舍我手雖死無益吾固有所處乃解其縛謂曰欲生耶欲死耶能從我三事我活汝不則殺汝吾以死戰追騎皆非我敵汝嘗見吾戰矣豈誑汝者薩里罕曰公果活我唯公命公於是授之三箭使折以自誓公曰汝

國本遠夷大宋優禮厚幣講好修睦而汝國遽墜大信猖狂至此我宋何負焉今還語而主歸我二聖復我疆土繼好息兵免南北生靈無罪被殺一也造謀舉事悉自我出吾家屬洎同州之民無與也汝無遷怒戮及不辜二也吾既舍汝汝無縱兵追我我獲汝必不汝放三也薩里罕聽命唯謹次第折箭且曰如敢背盟有如此箭公麾之使去敵騎得薩里罕即東馳莫敢回顧公始欲擁薩里罕歸朝值洛水汎濫無

舟可渡又虜人會合諸道軍馬斷南歸之路不得已
遂奔夏國
公鄉里鄰於夏境夏人服其家世久矣公至夏主甚喜
遣翰林學士楊其姓者郊勞禮意良厚楊推誠公亦
無隱自兹無彼我之間楊因暇日語及金人自得志
於中原恃其強盛每見侵陵亦有并吞之意知公雄
傑故深相結納將倚為用有間者自延安來報自公
之西金人即飭兵分捕公之家屬二百口無長幼悉

遇害公抱終天之痛每念之切齒裂眦恨不即死以復讐天大雪公中夜自挈壺酒過楊楊延之卧内相與對酌因愬父兄遇害甚慘泣數行下屬楊借兵將以復讐楊惻然翌日為公請夏主曰彼能為吾立功固不靳借兵時有豪酋號青面野乂者有射騎數萬恃勇桀驁要索無厭擾邊十餘年矣夏主患之顧國中無能制之者以是屬公公欣然自任問須兵幾何公曰當以計取得精鋭五百足矣夏主曰此虜未易

輕圖與騎三千公命裹糧捲甲晝夜疾驅旣逼其境
遇行者俘以自隨奄至其穴乃伏騎於旁岡阜間譟
其三面虜倉卒惶駭野乂者金冠鐵面具畫如鬼物
故號野乂少選野乂持大刀跨馬名赤驄指呼布陣
公謂之曰汝徒恃犬羊衆實不勇果勇能與我挑戰
乎野乂問公為誰公曰因汝不臣其主汝主有請大
國命我伐汝無多言速出戰野乂怒揮刀躍馬而前
公豫戒一騎俟我與之交馳從旁過之及鋒未接一

騎出焉野乂顧視間公伺隙投鎗徒手捽其背野乂身偃公挾以歸其徒窘蹙散遁伏騎乘之餘衆悉降獻俘之日夏主大悦將妻以女公辭以父喪即日出兵十萬授公乃鼓行而東先是金人既族其家度公必為復讐之舉兼自丙午歲用兵至是幾及一紀彼既厭兵且為王師敗於兩淮思欲息肩割三京請和知公之在夏未嘗一日忘東向也公軍所至無不望風迎降獨延安閉門拒守公謂之曰吾之此來止求

捕害吾親者若得其人吾於延安之人何憾焉已而監軍薛昭者縋城見公云始告捕者蘇常柳仲二人耳俄而有捕二人以獻者公詰之遽服因剖心以祭時敵人既還侵地國家賜赦安集薛因出詔示公公未悉真偽有耿煥者多識與公有舊為公言真詔也公即率所屬南望拜赦郡人安堵

公流離僑寄於三國間十有餘年備歷艱險還朝之志萬折必東顧勢未可姑待效見歸報朝廷及三京既

還無所用力因說夏人俱南夏人往往懷土公度不
可强但取願從者得三千餘人公鄜延部曲數萬衆
皆願隨公益公在長安被詔止許量帶軍馬前來赴
闕又於内揀選三千人時夏國招撫使王樞見公說
夏人歸南反謀公歸夏公怒遂擒樞同時領衆歸朝
高宗賜對便殿奬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燕犒
賜賚恩意甚渥時公年三十也
金人寇邊朝廷大舉進討劉光世充三京等路宣撫處

置使表公為本司前軍都統制上以宸翰賜公曰卿將所部與張俊會合如立奇功與卿建節諸將會淮西戰於拓皐烏珠大敗公追至孔城獲毳傢之被虜者以萬計

公生西邊長遊隴蜀梁宋間熟悉敵情至山川險易兵馬强弱如指掌因上恢復之策於朝時當軸者方主和議慮公矛盾其事降平海軍承宣使公居丹丘從容暇豫與叅政錢端禮賀允中兩府曹勛郡守蕭振

日為棋酒之樂徜徉於泉石間無廢閑色時岩壑朱

敦儒亦居是邦羣公每有勝政朱必以詩詞紀之

時金使言公私遣人過界詒令分折會公上恢復之策

秦檜怒乃奏顯忠不遵稟聞奏止用申狀遂降官奉

祠台州居住

金人擾境公以池州都統移軍舒城除禦營先鋒都統

制候騎報賊東京郭副留韓將軍兵萬人渡淮公領

趙康年曹高麥韋永壽劉彪等與敵戰於大人洲首

挫其鋒乘勝捲擊過淮敵軍溺死者千餘人俘降甚衆復還舒城入合淝又携張師顔馬司精鋭由安豐花靨鎮取順昌公先聲所暨城中震悚至則拔之擒王千戶等俘降數千人又遣曹高麥分兵襲蒙城擒劉承德而還後亮親擁兵犯淮西朝廷命建康都統王權拒於合淝權退保和州竟失守有詔命公駐軍蕪湖以扼裕谿口之衝尋報權棄軍渡江人情洶懼督府被旨罷權兵柄檄公會軍釆石始權失律也時

雍國虞允文叅贊督府訪權所以敗之實其軍咸詆權失且曰非我輩不戰之罪亦非金之善勝葢權望風先遁我輩何能自振虞公曰朝廷已令李將軍交此軍爾謂如何衆合辭云用李公則我輩有所賴公於是領權軍亮至揚林瞰江築高臺植二黄旗中張黄葢亮躬擐金甲執小紅旗麾軍恃衆以為江可渡也公即措畫依山列馬步軍成陣五分戈船以其二泊於東西兩岸其一泊中流藏其二於蘆洲港中伏

之賊麾戰艦渡江呼聲振天地賊舟及岸敵漸登陸

遣時俊王琪盛新戴臯張振張榮逆擊之我師鼓勇

一以當十俘斬之餘降者甚衆又疾遣戈船併進以

神臂尅敵弓射之中者洞貫敵溺水死者不可勝計

賊於是退遁向者港中所匿戈船出斷其後奪賊船

二十餘艘繼以輕舸縱火焚其戰艦火光蔽日烟焰

徹天亮既敗公遂募軍校抵亮所諭之曰今管軍非

王權乃曩時擒撒离喝李世輔汝衆逼江將何為曷

若稍却容我渡軍為一戰決勝負令汝臨水而陣是不欲戰也亮聞之走淮東尚留精兵於和為後拒公分兵絕江陣於和之城下賊出迎敵公身先將士殊死戰賊敗走入城我軍躡之賊縱火公領軍塗甲冐火而進遂復和州公又遣章永壽頻遇趙宣李宗正等襲至香林塘追擊大破之又分遣將校於蜀山陂寨以來邀擊虜衆所向無不克捷公伺得亮將犯京口乃遣戈船令戰士踏車左右旹戟巨艦舳艫相銜

掀舞於湍流駭浪中逆折下上勢若遊龍諸酋憑壘觀之莫不喪氣亮乃作偽詒遣校尉張千秋挐舟來諭王權謂亮提兵過瓜洲似與權有先約雍公與公議公曰此其用間耳然亦當以朝廷已罪王權之事答之庶絶其冀望雍公以為然遂作檄曰昨王權望風退舍使汝鴟張至此朝廷已將權重真典憲今統兵乃李世輔也汝豈不知其名若往瓜洲渡江我固有以相待無虛言見誅但備一戰以決雌雄可也遣

所獲女真二人賫往亮得書大怒數諸酋不用命致楊林之敗將斬之諸酋哀懇久之曰姑赦汝旦日各備戰艦百艘約五日必絶江違令者死諸酋退自計曰南人用李世輔統兵為備甚固我輩進必敗退則誅進退等死死中求生可乎遂殺亮亮斃詔班師以功擢侍衛馬司諸子得對便殿各賜金帶

孝宗登極公陛對論用兵大計稱旨蒙玉音奬諭賜田七十頃明年擢領殿岩會都督張浚自任恢復之責

以拊撫使命公節制殿前馬司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由淮西而進建康都統邵宏淵為之副建康鎮江駐劄御前諸軍及步司軍馬隸焉進自淮東公即禡牙建旆誓衆啓行五月渡淮偽都統蕭琦領兵拒戰於陡溝張左翼公指謂諸將曰此所謂拐子馬敵之長技也張榮請為先鋒公授以方畧一鼔而敵騎奔潰公進軍距靈壁纔數里蕭琦陳以待公遣時俊員琦率兵擊之張師顔等繼進良久公遣曹高麥等以千

騎横衝賊軍又遣李舜舉領白旗子策之蕭大敗轉城西遁靈壁城中步卒洎偽官相繼出降遂復靈壁初邵宏淵取虹縣公取靈壁然後併兵而西公尅期得靈壁矣聞邵猶攻虹縣未下戊戌公領輕騎東趨虹縣遣靈壁降人入城諭以禍福曰汝逃則無所戰則不敵能死決戰不然速降猶保首領城破必殺無赦頃之大周仁踰城詣軍前曰我等素聞李威名餘則不知也今願以城降邵之圍虹縣也凡數日不能下

及公至始降郃以功不自己出嫌隙始萌公趣郃奏捷郃曰賊降相公耳公曰此來本為國事將此功與公奏捷顧無疑也郃終怏怏乃曰今收復兩城功已顯著請從此回軍以全功賞公言男師廉師顏與都統男世雄同得聖訓令到南京然後取旨令大軍入境纔得二邑以為何辭而遽回軍萬一搖動衆心有誤大計郃愈不協乃與其徒唱言虜且大至吾屬虜矣公曰今軍勢方張正當仰遵聖訓復占地以慰中原

來蘇之望遂軍靈壁癸卯蕭琦領家屬降公於静安鎮公待以禮命將官呉温館伴甲辰公軍傳於宿州城東公軍自入境秋毫不擾所至壺漿接踵人情翕然咸謂復見天日於是盡得虚實是日邵軍亦至始合戰於城南大王湖自旦至晡凡數十陣虜軍敗北殺萬餘人其大漢軍釋甲棄仗稽顙乞降者亦萬數乙巳公閉營休士邵與張訓通王存皆言軍止有來早一食且乏攻具以何攻城不若還軍靈壁就糧而

歸公曰所以約費軍食者正欲宿州就糧耳令諸軍破城早飯郤衆竊笑公遂申嚴賞罰率厲將士翌日丙午曉色未分不施攻具士卒坎城爭先而上即開門進軍與城内賊軍巷戰公麾軍邀擊之遂收復宿州破賊而食果如公言郤軍尚未越濠遂遣撥發官王儀等屢往督促郤始渡濠登城郡帑金帛即追庫務官吏對宏淵等按簿籍僅得十萬緡米斛半之公盡以犒軍使劉持攝州事用郡人所舉也先是都督

魏公移書於公曰昨陛辭日面奉聖訓車馬渡淮即令邰俟聽公節制仍令具知禀守待繳奏邰殊不樂至是復以公移軍分節制邰益銜公殆不可與共功矣

偽元帥巴薩領兵來自南京號十萬合宿州散卒大戰於城南兩軍殺伐相當是日統制李福輒離陣數里匿於櫻桃園適督府察視虛實者見之為公言又李保棄其軍號隱避不戰公召福保對諸將詰其罪二

人伏辜遂斬之公與部議曰虜既數敗諸公以謂進兵如何郤曰令得宿州虜雖敗走必以重兵拒我於南京公曰虜又敗當如何郤曰洪州必有虜兵又曰聞虜已名陝西諸路軍馬會於東京必來大戰公笑謂郤曰不然今虜數爲王師所敗其心固怯我師乘破竹之勢南京之兵吾勝之必矣然後取徐州徐州有糧八十萬吾得徐州則軍食足乃可休士傳檄山東益山東吾向知亳州嘗以恩結其人頗見信重聞

吾提兵之來山東必響應則不勞而下也山東既下可以重賞募土豪數萬為前驅王師繼之則河南故地指日可復雖陜西兵至道路遥遠人馬疲困吾以逸待勞戰必勝矣況陜西之兵皆吾鄉里部曲必不為虜用此吾萬全之策也郃雖心伏其謀以歸心之切終不以為然辛亥遲明親援抱鼓激勵士衆戰酣公免冑躍馬揮戈所向披靡孛撒退却者三虜大敗西走時宏淵擁兵坐視且與其將佐宣言曰當此盛

夏揺扇於清涼猶且畏熱況烈日中披甲苦戰人何以堪衆心遂搖無鬬志矣壬子夜忽鼓譟公遣騎覘之曰建康中軍統制周宏及邵都統世雄陽為虜刼寨自遁黎明馬軍去幾盡癸丑督府命移軍入城虜謂我怯乃率餘兵攻南城又分兵潛攻東北城陷虜兵已登陴公親揮鉅斧手殺數千百人將士爭奮擊虜下城虜兵攻南城者斃於櫑木矢石積尸齊羊馬牆濠水盡赤虜既數敗苦熱乏食咸已遠遁乃揚言

陝西兵二十萬將至邵衆既扇於前及聞此士心益不固公曉之曰始吾奄至出其不意入境半月而南兵之救方來陝西去幾里而能遽至是耶若以盛夏不可興師周宣王六月北伐諸葛亮五月渡瀘自古豈自盛夏而成功者乎此特虜見怖而走止吾追兵耳姑留三日觀之於是有中公以飛語者曰是欲降敵耳不然盍去至曉一城恟恟公度不可遏乃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而沮撓若此會勑書至有見可而

進勿墮虜計之語公遂整軍而歸

公自提軍渡淮首尾二十日與強敵七戰七克連拔三城降金右翼都統蕭琦萬戶富察特默國威同知大周仁三百戶百人長及王甲等破宿州斬瑪延萬戶拉雅千戶城內外殺死并捉到畨賊及當陣殺死左翼都統前後降到并累殺死虜衆共四萬餘人於是軍聲大振士卒咸有吞敵之氣大軍所至秋毫無犯是以中原之民日望王師之來以為內應公所統軍

馬連日接戰傷折不過千人諸司自有實籍可見公提大軍渡淮入賊之境不備芻糧就敵糧草至於首先登城巷戰立功傷中將士亦是就宿州府庫金銀錢帛以充激賞且宿州之役係國家恢復大計旬日間連下三城殺降數萬虜衆奔北不暇賊所起山東河北簽軍皆欲内叛相應賊勢危亡指日可待不幸宏淵等自棄大功怯戰退走誤國大事更相皷唱張大虜勢復以退師為是公還至盱眙見魏公納印待

罪唯歸過於已不復自明俟命於建康除醴泉觀使
奉朝請趨召赴闕奏事中途得旨責授果州團練副
使安置長沙居九月上知符離之役特以邵不協故
過不在公移撫州歲餘又移信州
公一日對於選德殿上愛其姿貌魁傑命寫真閣下越
明年按視營屯還數奏深合上意復太尉録前功也
未幾引兵丐祠居會稽歲賜米三千石閱五年上思
之詔奉朝請中使勞問江津賜銀合茶藥入見上撫

存甚渥繼又出內帑金賜之

公智勇根於天性自其兒時無他好與鄉里同輩惟以馳射為戲不舍晝夜夜則對燭二燈人挾一矢射之中者使不中者負而返公常十中八九一日行壽春道中馬忽辟易有虎自林間躍出公背發一矢中口貫頷於地後騎爭以戈斃之公之用兵奇智百出以勇果濟之故先計後戰卒如所料適大敵餘人奪氣公方優游甚暇屢以少擊衆取勝御軍嚴肅令使必

行諸子有從軍者臨敵公常戒之曰汝曹無恃我故不用命軍有常刑必不汝私於是諸子奮勇先登皆立奇功公雖不喜文飾然前代治亂近時得失亹亹言之使人聽之不倦議論切中於事情人所不逮靖康間公遨遊三國萬死來歸忠烈昭然上貫白日及敗兀朮於拓皐挫逆亮於采石西取順昌北復符離雖志不就亦足暴白於世矣

公逮啓手足呼門人諸子謂之曰吾束髮從軍及壯為

將殺伐不為不多然未嘗以私憾戮一人今年已七十官至二府行矣無纎毫累所不獲者國恩未報大讐未復耳且囑諸子曰汝曹當竭節盡忠以追繼吾志則吾死瞑目矣且口占遺表之意言竟寂然而逝

宋名臣言行録別集下卷十一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十二

宋 李幼武 纂集

劉子羽

字彦修忠顯公長子以門蔭入仕宣和末忠顯辟為浙東機宜為大府簿遷衛尉丞忠顯帥真定復辟之尋除直秘閣丁吉除秘撰知池州改集撰知秦州未行除御管使司叅賛張忠獻入蜀辟為叅

議紹興四年除徽州制拜利路經畧使兼知興元除寳文閣直學士尋責散官安置白州忠獻入相召除集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以朝廷欲用之顧親年浸高力請歸養以徽猷待制知泉州忠獻罷言者論之復責散官安置漳州會江上擇守起為沿江帥知鎮江秦檜忌之復以祠禄歸十一年十二月卒於家年五十累贈太師

公慷慨自許每有捐身狥國之願衆人惶撓失措公色

逾厲氣逾勁遇事立斷凛不可犯尤長於兵料敵決
機殆無遺筭得將士心皆願為盡死為政發姦擿伏
如神所治不畏强禦而天性孝友接人樂易開口見
肺肝輕財重義振人之乏絶傾貲倒廩無吝色許國之
誠至沒而不懈也
自敵入梁洋蜀大震劍南諸州皆為徙治之計
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與元公與吳玠謀以
兵邀之於武休關不及薩里罕遣十五輩賫書與旗

來招公及玠公斬其十四人令一人還曰為我言於爾酋來戰即來我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遣薩里罕書以大義責之金糧匱死傷者十五六遂遁去公以兵掩擊及墮溪谷死者不可勝計其餘衆不能自拔降者凡十數柵金之喪失莫甚於此

張忠獻富平之敗金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蜀口官屬震恐有建議當保夔州者公曰議者可斬也四川全盛金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

遽窺耳吾乃東走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血脉不相通進退失計悔將何及為今日計且當留駐興州外係關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覘釁而動庶幾猶或可備奈何為此言乎張公然之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知我有

備引去

公謂敵用騎兵利在衝突我當先柵要地以勁弓弩待之蔑不濟者且以約二將彥頤易公之説是歲十二月敵犯金州正月至上津彥出不意逆戰不能却遂退石泉公遣將馳告玠玠驚曰事迫矣當亟徼於險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不然是負劉待制即越境馳一日夜凡三百里中道少止公移書曰金旦夕至饒風嶺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其當往玠即復

馳至饒風敵急攻數日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

犯祖溪關以入出玠後玠還漢中公與玠謀守定軍

山玠憚之遂西公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

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蘖食之遺玠書與決玠得書泣

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

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由間道與公會於三泉敵游

騎甚迫玠夜視公方酣寢旁無警呵者玠曰此何時

而簡易乃爾公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

往守仙人關公獨留為壁壘於潭毒山上十六日而成又數日而虜至中夜斥候將遣人報曰虜至矣諸將皆失色入白事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耶下令蓐食遲明上馬先止戰地地據山角坐胡牀諸將奔至皆泣曰此某等駐軍處而公先之耶豈可使虜矢傷公即爭代公處頃之復有來報曰虜退矣乃還

薩里罕烏珠輩時方垂涎於蜀日夜聚謀所選士卒千

取百百取十其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貳人擁其後前者死後者復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如初其為必取計蓋如此惟公與張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蜀境公遂與元分遣官屬安集勞來自是兵勢日振方更恢遠畧然張公益困於讒公亦繼被罪矣

始吳玠為裨將未知名公獨奇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將公徙臼州玠上疏納節贖公罪士

大夫以是多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

公在鎮江會金復渝盟公建議清野盡徙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擾者既而敵騎久不至樞使張浚視師江上以問公公曰金人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意居頃之金果復以和為請而使者乃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其有異大懼請之不得至以語脅公公曰吾為守臣朝論

無所與然欲揭此於吾州之境則吾有死而已請不
已竟出境乃還之張浚還朝上聞公治狀及所料敵
情亟詔復舊職公以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時
修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
公守泉州進論時宜劄子八事論江北戰守二策曰臣
竊論今日國家大計莫先戰守二策因險為守則守
易固因守為戰則戰必克自古倚長江之險者屯兵
據要雖在江南而挫敵取勝多在江北今日淮甸雖

置守帥而無堅壁無聚糧或營一聞之市或聚烏合之徒敵人一至則氷散瓦解千里蕩然長江之險舟楫之利固與敵共之虛聲所揺人情騷動此由江北藩衛之不立也臣欲乞將淮甸郡縣不必盡守故城各隨所在擇險據要營置寨栅守以偏將敵來仰攻固非其利若欲長驅深入則我綴其後一二大將浮江上下為之聲援則大勲可圖也

論襄陽形勢曰臣聞善奕棋者不爭邊角之利善立國

者必强腹心之勢今日國家暫保江左形勢之地若緩而甚急者荆襄是已荆襄西通秦蜀東連吳會北據漢沔昔人以為用武之地故三國戰爭皆出於此得之者强失之者弱自喪亂以來莽為盜區國家多事經理未遑亦幸敵人棄而不顧殆天以資我也今千里丘墟固難卒守臣謂宜將荆襄合為一路增重帥權暫治公安益兵聚糧為戰守計分遣别將渡江據險置柵募民耕種積以歲月更為後圖一者貫通

秦蜀無斷絶之虞二者控扼上流如首尾相應三者窺闗中原有席卷之勢是一舉而獲三利也今不早圖萬一敵人先之則主客不侔利害易轍復欲爭之固已難矣

論禁衛曰臣竊惟藝祖削平僭亂聚天下精兵以强京師取大原兵以為龍衛取幽州兵以為神武左右員僚本藩鎮廳頭也左射拱聖本諸州騎兵也忠節之軍升自川陜虎翼之軍選自江淮凡此之類不可悉

舉皆總於三衙訓練精閑故能坐置四方如臂運指自南渡以來禁旅凋耗勁兵驍騎分隸諸將沿江戍守益救紛解急枝梧目前未暇長顧遠慮也昔周瑜拒魏而吳王提重兵以為後援鍾會伐蜀而文帝率師十萬屯長安二王豈不知掎挽目顧端拱仰成哉蓋尾大不掉末大必折其所防者深也今三衙兵雖稍收集而寡弱未振欲望陛下遠鑒吳魏居重馭輕之術近法藝祖以中制外之權選徒蒐卒益增禁衛

仍擇腹心忠亮之臣分為統帥則威聲所懾非獨折衝禦侮亦所以强本固基為社稷長久之計

論守江曰臣竊見六朝之守國也皆輕戍江北重戍江南因險而守因守而戰內强根本外固邊陲敵來則出驍將合鋭兵先事而逆擊未便則清野鄙據要害伺間而後動故北兵遷延乏絶畏首畏尾往往狼狽亾遁大約皆此謀也昔陶侃不城邾其説謂設險禦寇政以長江濶江而城非三萬人不守引敵致寇實

此之由若虜有可乘之㑹又非所資侃非失形勢也緩小利以全大利也蔡謨諫止諸鎮北移其說謂時有否泰道有屈伸須養威待時虜若送死敵之有餘棄江遠進亦我所短謨非畏怯也知用其所長也何承天論守邊之計謂斥候之交非耕牧之地曹孫相持江淮之間所居各數百里宜堅壁繕兵以待敵來承天非泥古也事有可法也侃之練事謨之見遠承天之燭機審利害於當時垂龜鑑於後世願陛下詔

惟幄之臣稽六朝重戍之謀攷三子愼守之策固本保邊隂消戎詐庶幾不動聲色疆埸妥安我既出於上策者矣

論舟船曰長江之險雖本天設實由人用拒敵之方不特防隄岸塞險隘而已維檣艦據津流則其險十倍飛棹楫冒風濤則其險百倍東南立國戰守之利無出於此伏見廵省已來暫駐呉會雖有守江之名而無用險之實船艦率皆草創水軍不甚練習且海船

入江則顛沛不行步兵乘水則惴慄失措官司奉行
措置姑欲事畢而已陳利害者以為常談習游泳者
以為末技末思臨機對敵何以取勝故向來邀羯虜
於長江攻羣盜於平湖戰多不捷職此之由竊攷六
朝舟楫之制名字雖不同要之大艦利於控扼若五
牙蒙衝之類是也小舟利於走集若金翅油船之類
是也大艦有飛樓有拍竿有長櫓屯兵走馬可容西
北勁兵以當衝要小舟欲輕扶追逐須擇吳越水工

輕剽善没者負船鑿艦出入湍流見之若神敵人所以䰟驚膽墮也昔李氏水軍敏鋭周人莫當孫權浮江萬艘魏人畏遁用我之長乘彼之短此制敵之上策也

論南兵曰伏覩朝廷向來數調諸路禁兵沿邊戍守多即逃亡議者乃謂南人脆弱終不堪用只縁撥屬諸將南北人情不通非禮役使横加箠辱衆情憤憒遂皆潰散因知逃亡非其本心况南人素號剽悍春秋

吳楚之伯六朝晉宋之捷不聞資兵於他境取材於異代今猶古也豈獨不可用哉特用之不得其術耳目今諸將之兵雖足戰守無仰於此然國家養兵額衆費大不應艱難之際使之坐食比年以來訓練亦精士氣思奮臣愚欲望將諸路禁兵自遠及近更番出戍別立統帥不隸他營分屯險隘不當虜衝連營締壘張大形勢使之耳聞目覩漸熟征戰秋出春歸不戀鄉土歲月積久習以為常緩急調發人情不震

可以集事

論吳蜀曰國家自南渡以來保有吳蜀而羯胡侵擾殆無寧歲往年數窺梁洋故江左稍安比年頻犯江淮故蜀無重敵犬羊之衆棄其所長梯岩險冒濤江蹈必死必亡之地而我未能收其功者蓋彼無畏首畏尾之虞而得全用其力也昔三國鼎峙吳蜀爲異邦然當時所以謀困曹魏者常萬里剋期表裏相應況今二方一統力不應分竊見金房荆襄境壤相接乃

西南之交吳蜀之會也若虜迫近江淮陜蜀之兵當稍循金房而南若窺全蜀則上流之兵當稍循荆襄而北批抗擣虚互為聲援以分虜勢庶幾狂狡之謀不敢輕動動而乘之萬全之舉也

論募兵曰竊見金人叛盟數窺淮甸諸將驅攘奮擊雖獲渠魁殲軍衆捷音繼道然鏖兵酣戰殺傷殆相當臣聞自昔戰爭之時裒兵益衆固非一塗或取之内郡如蕭何發關中卒以補兵闕漢威復振是也或取

之盜賊如諸葛恪取丹陽勁民深加慰撫籍為甲士是也或取之逃亡無賴如馬隆募洛陽勇士無問從來立標簡試自成一軍也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十二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十三

宋 李幼武 纂集

胡銓 忠簡公

字邦衡吉州廬陵人建炎二年登進士第授撫州判官未上以退虜功轉承直權吉州僉丁父憂紹興五年張魏公辟湖北倉幹改湖南憲幹名赴都堂審察呂祉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賜對便

殿改通直郎樞密編修官上書乞斬檜除名編管
昭州責監廣州鹽倉改威武軍僉十三年羅汝檝
論之除名責新州守臣張棣告其訕上再責吉陽
軍二十六年檜卒量移衡州三十一年自便壽皇
即位首復官知饒州名至即日賜對除吏侍遷秘
書少監又遷起居郎隆興元年兼侍講及國史院
編修官兼權中書舍人兼同修國史除宗正少卿
請外不允兼國子祭酒除兵侍二年除措置淮浙

海道使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加集撰知漳州改泉州入見尋除在京宮觀兼侍講權工侍尋即真辭力乞老除寶文閣待制與外祠既出都門旨復留改佑神觀兼侍讀辭不允會詔舉人以所舉非是論坐貶秩二等三求去從之除敷文閣直學士外祠以郊恩封開國子除龍圖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慶壽恩進開國伯除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進郡侯乞老不許除端明殿學士淳熙六

年名辭力乞老不許引疾提舉太平興國宫力疾

辭乃加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謚忠簡

公為起居郎直前奏事云臣罪廢二十六年陛下登極

首蒙召除曾未浹旬又擢左史上曰卿被罪許時可

謂無辜朕自知卿與王十朋銓曰臣與十朋不同陛

下潛邸之舊且其材可用上曰潛邸亦有不當用者

如十朋非朕之私其人實可用也近日除臺諫官外

議如何銓曰外人皷舞謂陛下得人上曰卿與十朋

皆朕親擢也

公又奏側聞道路之言近日臺諫論事陛下謂為賣直

上曰此語非也朕近謂臺諫論事要當辨曲直朕在

藩邸時見有臺諫論事不復辨曲直尋即報行每以

為不然故近日與張闡說此語非賣直也然非卿不

聞此言銓奏臣事君猶子事父知無不言若於君有

隱則於父亦有隱也非忠孝也上曰卿言甚善

公當對直前奏事上曰朕在藩邸時養得性定今或飲

酒過度未嘗不悔銓奏外人皆知陛下無酒色之過然猶謹畏如此臣見聖德日增雖堯舜不及

公知泉州日朝辭進對讀劄子至臣嘗恭聞聖訓有及於唯禮不可以已之之說如不欲平治天下則已欲平治天下捨禮何以哉上曰朕記得曾與卿説禮之用甚大於是詔胡銓可與在京宫觀兼侍講

虞允文奏胡銓蚤歲一節甚高久謫海外誰為能及今縱有小小過失謂宜闊畧録其氣節不宜令遽去朝

廷上曰朕昨覽臺章躊躇兩日意甚念之但以四人
同時論列不欲令銓獨留今卿所言正朕意也梁克
家奏銓流落海上二十餘年人所甚難上曰銓固非
他人比宜且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

公上高宗和議封事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
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
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
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

豫臣事敵國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捽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人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人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汚草莽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異服異時邅其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

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讐仇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敵國則讐仇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讐仇曽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宫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

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也況敵國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人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鋭士卒思奮只如項者敵國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不侔

倘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

虞而欲導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葢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爾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

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政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賛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邪臣切謂秦檜孫近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

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公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不定上語檜曰朕本無黄屋心令横議若此據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於是檜等乃擬昭州編管時公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人械送貶所范如圭方疇同見晏敦復為公求援敦復即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是澄

愧謝曰即追還矣
公之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膝請和
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
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
上方之劒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恨之亦貶
安遠令死焉
公爲福州判官諫議羅汝楫論其文過飾非用惑羣聽
除名編置新州公往新州其鄉人王廷珪者棄官養

志幾二十年至是以詩送公有云痴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為天下奇又云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囬首愧朝班邑大夫歐陽識使人訐之除名編隸辰州公徙吉陽軍先是檜於一德格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公時猶在新州廣帥王鈇問知新州張棣曰胡銓何故未過海銓賦詞云欲駕巾車歸去有豺狼當轍棣即奏公不自省循語言不遜公然怨望朝廷於是送海南編管命下棣選使臣游崇部送封

小項筒過海公徒步赴貶所人皆憐之至雷州守臣
王趯廉得崇以私名自隨械送獄且厚餉公是時諸
道望風捃摭流人以為奇貨惟趯能與流人調護海
上無薪粲百物趯輒津置之其後卒以此得罪
隆興元年公為起居郎孝宗曰近日除臺官外議如何
公曰外人皷舞謂陛下得人上曰卿與十朋皆朕親
擢也
公奏臣承乏左右史竊見史職廢壞者非一其尤甚者

有四一曰史不當進二曰立非其地三曰前殿不立
四曰奏不直前何謂史不當進太宗欲觀史褚遂良
以為不可文宗欲觀史魏謩以為不可國朝進起居
注自梁周翰李宗諤始歐陽修為起居注首論其失
云自古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
諱避史官雖欲書而不敢乞自今更不進本仁宗從
之厥後佞臣執筆乃復進史沿習至今何謂立非其
地唐制皇帝御殿則左右史夾香案而立善惡必書

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懼為史官所記遂廢左右侍立之職凡謀議不與聞文宗復正觀故事每入閤命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由是宰相奏事得以備録國朝故事天子坐朝則記注官立於御座之後歐陽修謂起居當視人君言色舉動而書若立於後則無以進見乃徙立於御座之前至修罷修注者乃復立於後後乃立於殿之東南隅言動未嘗或聞不過録諸司供報公文而已何謂前殿不立自古左右史未

嘗不侍於天子之側亦未嘗有前後殿之分唐制但左右分立於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頭之坳處不聞後殿立螭而前殿不立也國朝舊制前後殿皆侍立夫人主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宰制奏事百官進對之言不獨後殿有之而前殿無也今獨後殿侍立而前殿不與義果安在夫後殿侍立雖非其地然亦愛禮存羊之意前殿不立是餼羊亦去矣何謂奏不直前文宗謂魏謩曰事有不當毋

嫌論奏纂曰臣頃為諫官故得有所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故國朝左右史皆許直前奏事雖以奏史事為名而朝廷事亦得議焉皇祐中唐介論文彥博帝怒時蔡襄修起居注直前論救又曷嘗預牒閤門與必俟班次耶

公奏曰陛下憂災避殿減饍蝗虫滅息天理去人不遠上曰朕遂日禱天蝗虫遂滅安可不至誠公奏曰陛下行之不息豈特滅蝗虜亦不足慮

公因旱蝗星變求言請勿徼福佛老躬行周宣政事罰監司守令之貪殘者因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為賢容悅為忠道途相傳近日臺諫論事朝廷謂為賣直此德宗猜忌之語願陛下以德宗為戒

詔議講和公議曰昨來京都失守本於大臣耿南仲主和二聖刧遷本於宰相何㮚主和維揚失守本於宰相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本於秦檜主和自汴京板蕩以來金人薦食上國何嘗不以和哉今

欲與不共戴天之讐講信修睦三綱五常掃地盡矣就令可信不叛盟孝子順孫寧忍為之況萬萬無此理乎議者乃曰姑與之和而隂為之備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陛下聞之熟矣

公為兵部侍郎時以水災詔求言公言與金講和可痛哭者十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民力益困一也唐鄧海泗之人一旦與之是置之死地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失則兩淮不可保大江不可守三也絶中原之望

四也竭民膏血以予敵民愁盗起五也秦檜力排不主和議之士九十餘人或死瀕海或死謫籍今日和議成則不附時議者或陷前日之過六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路允迪等往交割歸地敵叛盟刼執允迪等遂詔親征敵復請和反覆如此檜不悟卒有逆亮之變七也敵必復如前日盡索歸正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敵不肯但已八也秦檜當國二十年至令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殆有甚焉九也李沆

嘗謂王旦云切勿與敵講和夫祖宗盛時猶以和議為不可況今國勢委靡而復唱和議使上下解體溺於鴆毒十也願陛下堅守和不可成之論力行其志則敵國何足慮哉天變水災亦當銷縮矣

公因轉對為中國與敵和可弔者十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而後為快倘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

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為矣如此則請數千億之歳幣專意武備足兵足食無書名之恥無去大之辱無再拜之屈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矣詩云毋用婦人之言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

湯思退與王之望堅主和議罷張浚兵柄公爭之力於是大臣皆不悦遂命公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命下即趨行時金冦深入號八十萬淮東郡邑皆望

風退避高郵守陳敏拒之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駐師江陰不肯援敏公檄寶出師寶先取密詔為自安計公劾奏曰臣受詔令范榮備淮李寶備江今寶逗遛視敏弗救若射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與敏犄角退敵兵時大雪河凍公親持鐵鎚斸氷士皆奮初公與尹穡同出使穡使浙東置家臨安公使江淮盡受敵之地携孥北行言者併指為罪與穡俱罷

公知泉州趣令入對遂留侍經筵尋除工部侍郎公遂

請飭太子賓僚朝夕勸講上曰三代長且久者由輔
道太子得人所致末世國祚不永皆由輔導不得其
人

楊誠齋萬里題公書槀曰澹菴先生借上方劒以斬帝
秦之書當其一封朝奏之時敵國聞之募本千金三
日得之君臣動色發國有人焉之歎自是不敢南顧
者二十有四年某昔誦其文今見其槀纔尺紙耳盈
尺之紙乃能却百萬之師一何壯哉募本尚千金况

真稿乎

又序公文集曰公中興人物未能或之雙也紹興戊午和戎公上書乞斬宰相在廷大驚金聞之募本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奪氣知中國有人奉皇太后以歸自是邊馬不南者二十餘年昔魯仲連不肯帝秦秦軍聞之為却五十里後人疑之以為説士之夸辭以今揆古古為夸以今觀今今亦夸乎信所見疑所聞古今一也吾宋之安强不以百萬師而以先生之一書

後之人聞之者烏知不若今之人聞仲連之事者乎亦以為夸未可知也若今之人親見先生之事則誰以為夸者今事之夸與否可信與否不較也使後之人無所疑於古之人者先生歟今不信古古奚病焉後不信今必當有時而無不信矣逢其事思其人嗚呼先生之功其遠矣哉先生之文肖其為人其議論閎以挺其記序古以馴其代言典而嚴其書事約而悉其為詩蓋自觝斥時宰誕寘嶺海愁狖酸骨飢蛟

血牙風呻雨喟濤譎波詭有非世間人之所堪耐者
宜疥於心而反昌其詩視李杜夜郎夔子之音益加
恢奇焉至於騷辭涵茫蘄窣鉥劌刻屈抉天之幽減
神之庋穚癯而不痺恫愀而不懟自宋玉而下不論
也靈均以來一人而已
或言公在新州十七八年不死晦菴曰天生天殺道之
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

宋名臣言行録别集下卷十三